

民族文苑

民族文苑
語研

民族文苑
語研



四川民族出版社

民族 語文 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编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罗润苍

封面设计：吕小晶

民族语文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12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书号：9140·14

定价：1.00元

前 言

《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现在和读者见面了。这个集子里共收二十篇论文和一篇译文，其中大部分是我所近两年来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收进了部分外稿。从论文内容看，涉及我国十三种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问题以及语言研究方法、教学法和国外语言学说的介绍等方面。虽然各篇论文对揭示语言规律的深浅程度不一，但都各有研究的侧重点和各别的分析方法，并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语言新材料，这对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经过十年动乱的波折之后，现在又以新的规模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一方面，一些过去未经调查研究的语言和方言，现在作了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另一方面，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正在更坚实的材料基础上向深度发展。这两方面的工作不仅对发展我国的语言科学具有直接的意义，而且都联系着发扬民族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因此，对我国的四化建设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我们虽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做得还不够。

近半个世纪来西方语言学界学派林立，新说蜂起，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到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多大实际价值，尚待实践检验，但对他们的情况有些了解，仍是必要的。本集中《转换生成语法概述》一稿，就是介绍国外语言学的

文章之一。

我所建所不久，各语种的研究人员配备未齐，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属初创阶段。这个集子只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初步成果，其中有哪些缺点或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指正。

编 者

1983年7月

目 录

- 一、汉藏语系语言对于加深汉语研究的作用……马学良 (1)
- 二、现代瑶语浊声母的来源……………邓方贵 (15)
- 三、论苗瑶语辅音韵尾的演变问题……………盘承乾 (30)
- 四、苗汉构词法初步比较……………张永祥、曹翠云 (42)
- 五、谈苗语湘西话四音格中的同声谐韵……………石如金 (65)
- 六、哈尼语豪尼话的元音同化作用……………王尔松 (72)
- 七、白族文字问题……………李绍尼 (82)
- 八、壮语连读变调规律及其与语法的关系……………张元生 (93)
- 九、柳江壮语的后附加音节……………韦星朗 (114)
- 十、布依语谚语的思想内容和语言特点……………王 伟 (129)
- 十一、谈谈傣语中的修饰语问题……………方伯龙 (169)
- 十二、汉语中动宾结构的宾语带名词性修饰语在
 傣语中的翻译方式……………张公瑾 (183)
- 十三、傣语中三个汉语借词“比、难、先”对傣语
 语序的影响……………孟尊贤 (191)
- 十四、黎语侏次方言保定话的 hou^{53} 与 de^{11} ……文明英 (201)
- 十五、“临高话”及其清唇塞音浊化问题
 ……………文明英、马加林 (205)
- 十六、达呼尔语词的领属性范畴……………欧南·乌珠尔 (217)
- 十七、东北柯尔克孜语语音概述……………胡振华 (232)
- 十八、论满语的元音和谐——兼论元音和谐不同于语

音同化	季永海(247)
十九、转换生成语法概述	倪大白(262)
二十、轻声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王会银(280)
二十一、藏语在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中的 作用(译文)	张琨著、黄布凡译(298)

汉藏语系语言对于加深 汉语研究的作用

马 学 良

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的证发作用。近代中外汉学家早已注意这个问题，但至今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还不很显著。这是因为缺少汉藏语系语言的资料可供参考；另一方面由于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往往搬套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公式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问题。这使汉语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解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就陆续派人实地调查民族语言。1956年展开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汉藏语系诸语言也在这次普查中得到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都占有或多或少的材料，并陆续公之于世。这不仅有利于民族语言的发展，也为研究汉语发展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为建立汉藏比较语言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语与苗瑶、壮侗、藏缅诸语言的同源关系现在越来越明朗化了，研究汉藏语系各语言对加深汉语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近年来语言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除批判继承从清儒以来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做的成绩外，并吸收印欧比较语

言学中正确的理论方法，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与汉语作比较研究，提出许多古汉语研究的旁证。

如在语音方面，我国现代汉藏语系语言中，不少语言的元音有长短的分别。壮侗语族中壮、傣、布依、侗、黎……诸语言里，这种现象较普遍；汉语个别方言的元音也分长短。苗瑶语族中的瑶语也有这种现象。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元音也有长短，但长短不是音位要素。

一般地说，汉藏语系语言的韵母的成分里，有一个主要元音，其余的是韵头或韵尾。元音的长短是指主要元音的长短说的。主要元音是长的，叫长元音韵，短的叫短元音韵。例如，贵州贵筑青岩布依话：

(1)	da:ŋ¹	身体	la:i¹	多
	ya:u¹	白	dua:ŋ¹	硬

(2)	d̪aŋ¹	鼻子	l̪ai¹	流
	ɣ̪au¹	臭	du̯aŋ¹	簸箕

第1组是长元音韵，第2组是短元音韵；a是主要元音，长短都是针对它说的。

长元音往往带过渡音，有时极为显著；短元音有的也带过渡音（如广西红水河流域个别地方的壮话）但不十分明显。黎语大部分地区的元音 i:—、e:—、o:—、u:—、w:—都带过渡音。海南岛黑土黎话里，i:—、u:—、o:—三个元音的各个韵母带过渡音的情况如下：

韵母	i:u	i:m	i:n	i:ŋ	i:p	i:t	i:k
过渡音	i:°u	i:°m	i:°n	i:°ŋ	i:°p	i:°t	i:°k
韵母	u:i	u:m	u:ŋ	u:t	u:k		

过渡音 u:ʔi u:ʔm u:ʔŋ u:ʔt u:ʔk

韵母 o:i o:m o:n o:ŋ o:p o:t o:k

过渡音 o:ʔi o:ʔm o:ʔn o:ʔŋ o:ʔp o:ʔt o:ʔk

汉语也有类似的现象。广东中山话的a、o各分长短，o:—也带过渡音（作o:ʔ—），有人把这种现象看作“分裂倾向”，说“o:有分裂为oʔ的倾向”。中山话其它元音也有长短，不过没有音位价值；多数i、u、y韵都是长的，i:t、i:p、u:t、y:t都带有过渡音，即i:ʔt、i:ʔp、u:ʔt、y:ʔt，情况跟壮、侗、黎诸语言一样。

一般说来，过渡音的舌位偏央，也往往跟后面的韵尾性质有关，跟主要元音的舌位高低也有关。这就充分说明了它只是“过渡音”和它的依存性。

过渡音有的不但相当响亮，而且音量也不算太小。主要元音的长短加上过渡音的长短，就是这个长元音的总长度。

舌位最低的一个长元音都不带过渡音（至少不显著），壮侗、苗瑶语族的语言都如此，还没有遇到过例外。

单元音韵也有带过渡音的。广西兴安瑶语勉话的单元音韵e:是e:ʔ。这种单元音带过渡音的现象，再进一步就由单元音变成复元音。

长元音带过渡音的现象极可注意，它在方言变异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伴随现象往往转化成主流，变为主要元音。

从以上与汉语有同源关系诸语言中长短元音的变化现象，使我们对解决汉语《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有所启发。我们知道《切韵》纯四等韵齐、萧、先、青、添诸韵（连平、上、去、入共十八韵）的主要元音是什么，诸家的

说法不一致。近人高本汉以朝鲜语译音和现代汉语方言作证，主张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是e，e的前面有个强的元音性的介音i—。李荣先生也主张纯四等韵的元音是e，但又主张取消i介音。陆志韦先生从纯四等韵在上古跟其他韵类的分合和联系情况以及纯四等韵在韵图中的地位来看，认为主要元音是ε；从《切韵》反切上字的情况来看，纯四等韵没有i介音。此外，还有别家的一些说法，不必一一叙述。总之，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从高元音i到中元音e、o、ε，一直到低元音a都有人主张；诸家拟测别韵的元音时，意见不象这样分歧和悬殊。三等韵带i介音（这里标作i），似乎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但纯四等韵音有无i介音，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纯四等韵在《切韵》韵图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些颇为复杂的表现，因而根据不同的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举例来说，纯四等韵在现代方言有两个已为音韵学家所注意的现象：一是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从i—a各种舌位高低程度不同的元音都有，三等有类似的现象，但不及四等突出，一、二等这种现象更少；一是纯四等韵大多数都带i介音，或者以i为主要元音，三等有类似的现象，但不及它普遍，一、二等更不普遍。拟测《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要能对现代方言纯四等韵这两个特点的来龙去脉有个合理的解释，这是对《切韵》拟音工作应该提出的一个要求，否则，研究汉语语音历史而不能说明现代方言的形成和演变，拟音工作便失去了意义。但是正因为有上述这一类的问题，使得纯四等韵主要元音的拟测工作复杂起来。

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他们所揭露的纯四等韵一

些现象的基础上，我们拟对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提出与诸家稍有不同的一种假设，就是：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是长元音 i —（应该补充一句：不是短的 i —或普通的 i —）。因此，齐、萧、先、青、添诸韵（相应的上、去、入诸韵以此类推）应是：

齐 i : 萧 $i:u$ 先 $i:n$ 青 $i:\eta$ 添 $i:m$

在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壮、布依、傣、黎、侗、瑶等语言中，它们的元音都有长短的区别，有的语言长短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系统”，有的长短正在逐渐消失（失去区别意义的功能）。这些语言元音长短有些特殊现象，如上所述，长元音往往带过渡音，所带的过渡音可以各不相同，随主要元音、韵尾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语言中个别方言这种过渡音就变成了复合元音。如果主要元音是 i —，过渡音（ ϵ 、 a 、 e 之类）成了主要元音， i 就成 i 介音，如广西壮语“蚊帐”，凤山 $li:\epsilon p l$ 的 ϵ 还是过渡音，到凌乐的 $liap l$ ， a 便是主要元音， i 是介音。这种长元音带过渡音和过渡音扩张为主要元音的现象极为普遍。

至于现代汉语，一般认为元音不分长短。但是，并不完全这样。方言中个别元音有的也分长短。例如广州话 a —分长短，长短 a 对立，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中山话里除 a —的各韵长短成套对立外， o —也有长短对立的韵，如： $o:i$ 、 ∂i ， $o:\eta$ 、 $\partial \eta$ ， $o:t$ 、 ∂t ， $o:k$ 、 ∂k ，长 o —是 $[\partial:]$ ，短 ∂ 是 $[\partial-]$ ； i —也分长短，但不对立， $i\eta$ 是短的， im 、 in 、 iu 、是长的。中山话也跟广州话一样， a —、 o —的单元音韵只有长的，没有短的。永康话 y —、 i —、 u —等元音所组合的韵有的也分长短（ $y:\epsilon$ 、 $\check{y}\epsilon$ 、 $i:\epsilon$ 、 $i\epsilon$ ， $u:a$ 、 $\acute{u}a$ ）。其他方

言元音也有长短的现象，不过多不对立，因而不大引人注目，一些有关方言的论著中也不大描写它。

若从上述汉语元音长短一些现象跟汉藏语系其它语言的元音长短现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有极相似的地方。没有理由把现代汉语方言中元音长短的现象看成是个新生的东西，也没有理由不重视这种现象。可以设想在汉语发展的某一阶段里，元音长短也跟汉藏语系其它语言一样组成了长短的“系统”，系统瓦解后，长短逐渐消失，这才成为“遗迹”，残存在现代方言之中。汉语既然跟这些语言有亲属关系，残存的长短现象又很相似，它们之间应该有极为类似的发展途径。

把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拟测成*i:*—可以解释四等韵在现代方言中所具特征的来由。由于*i:*—所带过渡音逐渐扩张，有的方言成了*ɿe*—、有的成了*ɿɛ*—或*ia*—，因而产生了从*i*—*a*各类高低元音都有的现象。*e*、*ɛ*、*a*原来都是过渡音，介音*ɿ*才是由原来的主要元音*i:*—变出来的。《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原来是*i:*—，不存在有无介音的问题。后来过渡音扩张了，主要元音*i:*—逐渐弱化成为介音，因而纯四等韵变成了复合元音韵*ɿe*—、*ɿɛ*—、*ia*……。*e*、*ɛ*、*a*……是后起的，也用不着为它们这些过渡音找古代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毫不勉强地解释象*ia*（低元音带*ɿ*介音）这样的现象。纯四等韵不是由低变高的，相反地却是由高变低的。由低变高，最方便的是用*i*—umlaut来解释；由高变低，便不是什么*i*—umlaut的作用了。看来，汉语语音的变化，“古音多侈，今音多敛”的当然有，而“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也不是不可能。音韵学家多主张三等或四等带*ɿ*

介音，却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会产生i介音的，没有追究它的来历。①

同样对古汉语声母的拟测，参照亲属语言也是有启发的。如一向为音韵学家所讨论的某些鼻音和边音声母字跟清喉擦音声母字h—(x—)通谐的问题，例如：

1. m- ~ h- 如：每~悔
2. n- ~ h- 如：难~汉，鸛~鸛
3. ɲ- ~ h- 如：儿~阌
4. ŋ- ~ h- 如：囂~猷
5. l- ~ h- 如：乐~噤

其中最突出的m- ~ h- 的现象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高本汉把一些跟m- 相谐的h- 母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擦音+流音”式的复辅音xm-。李方桂先生拟为mx- 或ɱ，董同龢在他的《上古音韵表稿》中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证，否定了高本汉的构拟，正式拟测了一个双唇清鼻音声母ɱ-。这是受李方桂先生所调查的贵州苗语里有ɱ- 声母的启发的。可是他给上古音只拟测出了一个清的唇鼻音ɱ-，并没有ŋ-、l-、ɲ- 这一类音跟ɱ相配，这是不合乎一般语言的语音系统的规律性，似乎过于特殊，林焘先生早已指出这个缺陷。从现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藏缅语来看，大多数语言中的这类鼻音和边音的清化声母都是成套的。如瑶语勉话：

p	ph	b	m	ɱ	f	w
ts	tsh	dz				
t	th	d	n	ɲ	ɬ	l
tɕ	tɕh	dʒ	ɲ	ɲ	ɕ	j
k	kh	g	ŋ	ɲ	h	

②

因此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似应不仅有 $m-$ ，而且有 $\eta-$ 、 $\eta-$ 、 $\eta-$ 、 $l-$ 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同其它亲属语一样，并不违背一般语言的习惯。

关于 $m-$ 、 $n-$ 、 $\eta-$ 、 $\eta-$ 、 $l-$ 与 h 相通从谐声关系、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上可以找到很多可供印证的材料，不一例举。只举汉语的亲属语言现代苗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如贵州苗语方言：

	剑河	雷山	台江	黄平	凯里 (炉山)
牙 齿	mi	hi	ηi	ηi	ηi
夜晚 (昏)	maŋ	hɿ	$\eta aŋ$	$\eta aŋ$	$\eta aŋ$
太 阳	na	ha	ηa	ηa	$\eta \varepsilon$
触 动	na	ha	$\eta \varepsilon$	ηa	ηa
听 见	naŋ	hɿ	$\eta aŋ$	$\eta aŋ$	$\eta aŋ$
汗	$\eta aŋ$	hɿ	$\eta aŋ$	$\eta aŋ$	$\eta aŋ$
重	$\eta oŋ$	hou	$\eta oŋ$	$\eta oŋ$	$\eta oŋ$

这类字的原始音既不是单纯的 $m-$ ，也不是单纯的 $h-$ ，而是兼有 $m-$ 和 $h-$ 两个成份的送气鼻音 mh ，后来分化或读 $m-$ ，或读 $h-$ ，从苗语方言的对应关系上足以证明这个论证。这种参证汉语亲属语的比较研究，对于拟测汉语其它古声母，尤其是聚讼纷纭的复辅音声母，或亦可得到合理的解决。^③

汉藏语系的语言材料不仅对汉语的语音研究有所参证，对于汉语语法和词源同样有证补作用。如西双版纳傣语的指示词使用得最经常的有近指的 ni^6 和远指的 nan^6 ，分别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和“那”。李方桂先生构拟原始台语的

指示词为niɿ(c2) (近指) nǎn(c2) (远指)。这两个拟音恰好与西双版纳傣语指示词的现代读音一致。从许多材料来看,西双版纳傣语这两个指示词的确保存着原始台语比较古老的面貌,这不仅指语音,也指语法,也就是指示词在词组和句子中所处的位置及其隔语作用这些语法特点。它们与古代汉语指示词的读音和用法的某些形式有一种对应关系。

傣语指示词ni⁰和nǎn⁰与汉语的“这”和“那”的关系,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历史比较法注重的不是语音表面上的近似,而在于其间规律性的联系和对应。

指示词分近指和远指,在许多语言中常常是以声母或韵母的交替变换来表示的,如傣语的ni⁰和nǎn⁰、瑶语拉珈话的ni² (近指)和nu² (远指)是韵母的替换。瑶语布努话的nau² (近指)和kau² (远指)、格曼登语的anɿ和wanɿ、错那门巴话的tsoɿ (近指)、moɿ (中指)、tʰoɿ (远指)是声母的替换。汉语的“这”和“那”现在在语音上无甚联系,但在古代是有关系的。吕叔湘先生《这、那考源》一文中构拟上古“这”和“那”的读音为*ʈiǎg和*niǎg,也是一种声母的替换,而且在声母部位上同属一组。通过声母或韵母的替换来区分近指和远指虽不能说是普遍规律,但在很多语言中或某一语言的某一个时期存在这种情况却是事实。汉语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有近指、远指、中指的区分。例如:

近指	该个	KEɿ kəʔɿ
	哀个	Eɿ kəʔɿ (这个)
中指	𪛗个	gəʔɿ kəʔɿ (这个)
远指	归个	kuEɿ kəʔɿ,
	口个	uEɿ kəʔɿ (那个)

也属于韵母交替变换表示法。

但是，从指示词的一般发展情况来看，把近指和远指严格区分开来是比较后来的事。早期指示词常常界限不严，而且可以互相替代。古汉语也是如此。况且古汉语中指示词的数量较多，其中“者”字可能是更加古老的指示词之一，因为它在先秦古籍中已呈衰象，它作指示词的某些用法又同比较古老的语序形式相联系，后人甚至为此不承认它是指示词。因此，它在那以前应该有过一个使用得比较广泛的盛行时期，文献中保存的只是它的后期形式罢了。正是这个“者”字和傣语的指示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吕叔湘先生把上古汉语近指指示词构拟为* $\hat{t}$ iǎg，这个* $\hat{t}$ iǎg实际上完全可以代表“者”字的上古读音。

$\hat{t}$ iǎg的[t]声母怎么会变成傣语[n]声母的ni⁸和nǎn⁸的呢？从下面部分材料，说明上古汉语的舌尖塞音有一部分在傣语里变成了同部位的鼻音[n]，例如：

例字	中古声韵	上古声母	傣语读音
鸟	筱韵端母	端母*t	nok ³
朝（夕）	宵韵知母	端母*t	nǎi ¹
动	董韵定母	定母*d	nuŋ ¹
重	肿韵澄母	定母*d	nǎk ⁷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傣语中舌尖鼻音[n]有相当一部分词的确是上古汉语的舌尖塞音字是相对应的。从汉语本身的演变情况来看，也有从舌尖塞音变为鼻音的，如“鸟”字，而在傣语中变成舌尖鼻音的字就要多一些。因此可以认为傣语ni⁸和nǎn⁸在语音上与汉语“者”字有共同渊源。

在探讨傣语指示词和汉语“者”字的语法特点的时候，